



【键走偏锋】

在正常运营的1962家P2P平台中,没有几家能真正解决企业诚信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不讲诚信的互联网金融都是耍流氓

无笔秀才

2015年对于中国人来讲,可谓惊心动魄。新年伊始,“熔断”的风波刚过,南国却飘起了百年难遇的雪花。这是预示着经济的寒冬还是瑞雪兆丰年?2015年也是互联网金融在中国最炽热的一年,而一次又一次的平台诚信危机事件给投资者的心理上撒下寒霜。

许小年曾说“P2P不创造价值”,这一句我不认同,但是接下来的一句我很认同——“因为P2P没有解决金融的关键问题——信用问题”。据最新数据显示,目前P2P行业累计问题平台数量为1253家,正常运营平台数为1962家,P2P行业淘汰率为39%,阵亡

率接近一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都是诚信问题。

平台创始人的诚信问题,在国家没有推出P2P平台准入门槛之前,只要简单的网络备案平台就可以上线运营。于是传统的民间借贷和担保公司蜂拥而至,而这些人本身不懂互联网,对于金融也是一知半解。在网站数据监管机制不够完善的大环境下,很容易通过数据造假来制造虚假繁荣,利用自融和高回报诱惑很容易快速吸收大量资金。这让很多创始人的初心经不住诱惑,进而抛弃诚信而走险。

在正常运营的1962家P2P平台中,没有几家能真正解决企业诚信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所有能够发挥互联

网平台效应的行业网站,都是能高效、精准、真实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是中国的P2P平台却没有。他们只是把企业和银行凑在一起,把企业和投资人凑在一起,让他们之间发生借贷关系,至于这个关系发生有多危险,发生关系后该怎么去管理,本质问题他们是没有解决的,大多平台的风控基本只是流程。但是做金融可不是这么简单,互联网金融不是增加风险,而是要通过互联网的手段去降低投资者的风险,当然,也不是这些平台没有想到这些,而是他们很难做到。企业诚信不是短时间能打造出来的,一个平台的企业诚信系统必须是多年数据的积累和大数据分析得出来的结果。

“诚信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但是在我国却不值钱”,在中国的金融体系里,无形资产并不能拿到授信并不能贷到款,或者说是成本低的款。而互联网金融的P2P平台,放贷方几乎看不到借贷方的实物抵押,这些信息都是平台披露的,而这些并不是一个企业的完整诚信。互联网时代的企业诚信应该是数据表象,一个企业在长期的经营中所表现出的诚信参数,这些对于互联网金融做风控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对中国企业诚信数据最为了解的云理财都是基于金蝶23年来企业大数据而推出的互联网金融服务。

对于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形势,

不乐观的声音不少,其中包括一些权威的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模式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企业家和市场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接下来创造与创新显得尤为重要。许小年教授说互联网只是工具这点没有错,蒸汽机、汽车、电脑难道不是工具?但它们依然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信心永远是第一生产力。

在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要靠政府的监管,若想进步必须靠能解决企业诚信问题的平台,一切没有“企业诚信”依据的互联网金融都是耍流氓,必将被时代所淘汰。

(作者系互联网书籍《蝶变》作者,互联网老兵)



【思想如虹】

有人多希望孩子骑上鸵鸟去奔跑,还有恨不得把娃儿绑在火箭上,倒数十个数,点火发射大功告成。

客官,且慢,找您钱

马虹张

我们骑着老牛,悠悠悠走过五千年,突然之间,坐上汽车,急吼吼冲进新千年,然后,一切都急了起来。

三秒打不开微信,十秒点不开视频,取消关注,什么破网络呀;不论开车还是走路,等红灯急;看病等医生急;银行排队急;饭馆等位急;等公交车地铁急;候机上机急,急到要通过打架发泄情绪,急得飞机没停稳就要乒乓兵打开行李架拿行李……

好几次在买东西时,我既心不在焉,又因之前的排队交钱耗尽所有耐心,急得顾不上拿回找赎就走,店小二在后面直喊:“客官,且慢,找您钱。”

“急”成为当今中国人的集体毛病,分秒发作,人人中枪。

木心先生说“从前慢”,我们说“赶紧赶紧”。

欧洲乡间几百年变化都不大,教堂还是那间教堂,汉斯和比利依然还是邻居。我们呢,建于1989年的深圳鹿丹村,2004年就启动旧改,2015年旧楼换新颜,不到三十年,同一个地方,物换星移,没时间去固定场景,没机会去感知,变化让我们始终漂浮着。

这是一个急速变革的时代,我们正好身处其中,所谓变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让蹚水的腿感受水流、泥沙、石头甚至陷阱,做出放弃和牺牲,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过河,尽管跌跌撞撞。1984年4月,“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大红标语惊世骇俗地挂在深圳蛇口工业区外墙上,标语第一次把“效率和时间”用金钱做了度量,并由此引发思想界和民众的大讨论,社会变革由此冲上快车道。

“渐变”这词浓缩了几十年来的时代风貌,身处渐变时代,我们既需要勇

气,更需要智慧,来对抗内忧外扰的“急急如律令”。家国大事,经济的各种软着陆硬着陆没着落,我们普通人也没什么话语权,但有些事情,我们可以慢下来的,比如恋爱,比如教育,至少是幼儿园小学阶段的教育。

教育的急功近利别说是“牵着蜗牛去散步”了,有人多希望孩子骑上鸵鸟去奔跑,还有恨不得把娃儿绑在火箭上,倒数十个数,点火发射大功告成,孩子直接晋级成功人士,端坐于云端俯视着凡间的“LOW B”(LOW逼)。家长奔波于各种成功育儿讲座,

孩子们也被拉扯着,丢进各种名目的兴趣班,从周一排到周日,把家庭应该承担的教育之责,一股脑丢给学校和校外机构,关心考卷分数更甚于关注孩子的心情起落,孩子想让你陪他,这时候,你是否舍得放下手机?所谓拓展事业人脉而天天在外交际应酬者,

孩子问题多多,你指责老师、保姆,唯独没有检讨自己。学再多的教育理论,不如好好陪伴在孩子身边,品行、家教、习惯、兴趣等等这些,都需要从点滴陪伴中浸润,从家庭中潜移默化。教育,就是爱与陪伴,甚至就是一天又一天的重复,放弃诱惑,专心陪伴孩子,和他/她共同成长,这是一个慢的过程,几代人才能成就一个贵族,拔苗焉能助长,古人已知,今人不懂,放过孩子和自己吧,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有尝试、选择以及试错的权利,让他慢一些,带着内在的节律气定神闲地长大!

恋爱,既有电视秀出的各种非X勿扰,更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网络世界,别忘了还有莲花山公园的相亲角呢。可,我们还是找不到合适的“另一半”,为什么?所有的相亲工具,都以“急功近利”为导向,我摆出“甲乙丙丁”之条件,你必须匹配“戊己庚辛”

相对应。男女主角不再需要在微妙的情境下,慢慢试探慢慢接近暗生情愫,不再需要“最爱的那一抹娇羞”,直奔结果而去,“成不成?”不成拉倒,奔向下一个,仿佛谁都等不起,不用心,不用情,谁跟你交心,谁对你动情?能否慢下来,仔细体会两个灵魂慢慢靠近彼此的美丽?

在高速运转的时代车轮下,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也有些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比如,爱、正义、公理以及追寻梦想的勇气。

狄更斯双城记开头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如果可以,我想借用到这里,安慰我们这颗在急速奔流中来不及安定的心;在洪流滚滚中努力拾捡张弛有度,学会平等、平静、平和地接受时代带给我们的一切。

(作者系深圳作家)



【缘木求鱼】

大家都耍性子,也怪不得放眼看去,哪儿都有让人糟心的地方。

看病

木木

拜那段“小姑娘痛斥号贩子”的火爆视频所赐,北京的广安门中医院一下子就闻名全国。

其实,广安门中医院在北京一直就挺有名,虽然在名声上与协和、同仁之类的显赫者,似乎还有一些差距,但要想在这里顺利地“看望”一下诸位专家,难度却一点儿也不小。对此,本人还是很有发言权的。

昨天是周日,我去广安门中医院看感冒,现场乌央央人声鼎沸,想“看望”一下专家,就根本别想了,于是直接问挂号处还有没有呼吸内科的普通号——没有!没有就没有,这也难不倒“老病号”,于是循了旧经验,直接跑去呼吸内科,抽个空子,厚了脸皮,恳请看病的大夫能否通融一下,给加个

号——不加!

“老病号”遇到了新问题,或许,确实是因为病人太多了,大夫实在顾不上;或许,是“视频事件”后,大夫们接到了什么新指示?亦或许,大夫实在太劳累,总被病人围着堵着,心情大约也很难好得起来……总之,这个号是加不上了。其实,本人所谓的“旧经验”,也并非这里得来的,而要感谢儿科的那几位年轻的大夫。

女儿感冒发烧、积食上火,我和妻子的第一选择,一定是带女儿去广安门中医院看病,不但因为药好——一般两副汤药下去,病就能好一大半儿,更是因为儿科的那几个年轻的“普通号”大夫,人很好——即使没号了,找大夫说一声,都能给加一个,哪怕还有几分钟就要下班了,也是有求必应。多少年被这样的大夫“惯”下来,也难怪

就自然有了经验,以为所有的大夫都那样好说话儿。

这当然并非抱怨那些不太好说话的大夫。当医生,本身就不容易,一天、一年地被各式各样的病人包围着,外人即使想想都难免要头痛,非意志最坚强者,恐怕自己都要渐渐不正常起来,或者仓皇逃避;在北京当医生——尤其是在著名医院当医生——就更不容易,全中国的病人都没日没夜、没个尽头地挤了来,神经和精神因此,只要还能扛,本人就尽量不去医院凑热闹,即便实在扛不了,也尽量不去那些声名显赫的大医院。好在上天眷顾,本人至今也没得什么疑难杂症,而且在一些没啥名气的小医院,也寻觅到一些医德高、技术好的大夫。比如,2011年生大病,就

得了医生朋友的引荐,跑去同仁堂中医院扎针灸。

当时的同仁堂中医院还是一个“小医院”,窝在西打磨厂东家老铺的小院子里,别管什么时候去,不大的院子里都能空了许多车位——而且还是免费的;尤其让人感动的是,在挂号、取药大厅里,还有免费的“代茶饮”——好几个大桶,旁边各立了牌子,标明了功效,一目了然,三伏天气的时候,一路奔波着赶过去扎针,进门儿先来一杯菊花茶,心火马上就能消了一大半。

不过,“好景不长”,大约也没过一两年的工夫,这个“小医院”,就越越来越热闹了起来,跑去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再想把车顺利地挤进院子里,就特别地困难。好在,大厅里的“代茶饮”还在,即使驾了火儿进门儿,几口水进

去,精神也能清净许多。尤为难得的是,针灸科的大夫们脾气依旧好得很。也是,“我天天拿针扎人,扎完了,人家还要满脸笑容地谢谢我,我能不高兴吗?”——针灸大夫的原话。

碰上这样的大夫,碰上这样的医院,想必再重的病,也能感觉轻松些吧。反之,老年人拿话催你,或者,排了通宵的队,眼瞅着开始挂号了,希望慢慢腾腾蒸腾起来,却突然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一些“土匪”加塞儿在最前面……次数多了,估计没病也要气出病来。整天这样被人气着,被人折磨着,大约泥人儿都会要个土性子。大家都耍性子,也怪不得放眼看去,哪儿都有让人糟心的地方。如此生活着,想必就很难感受到幸福的滋味,时间长了,恐怕做梦都要冷汗连连了。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常平仓:现实不如理论美丽

黄波

读中国史,“常平仓”为人所艳称。阅史便知,“常平仓”首见于《汉书》,《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宣帝时期,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价而余,以利农,谷贵时减价而糶,名曰常平仓。民便之。”

一望即知,常平仓制度是一种平抑粮价的办法。其理论源头则在春秋战国时代,《管子》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而魏国的李悝实施平糶法,将丰年分成大熟、中熟、小熟三个等级,按比例向农民买粮,把荒年也分成大饥、中饥和小饥,在大饥之年把大熟之年所余的粮食发

放给农民,其余则类推。这样可使饥岁粮价不致猛涨,农民也不会因此而流亡。此法“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耿寿昌创设常平仓,“民便之”,当时却颇多非议,代表人物是后来当上宣帝太子师傅的萧望之。《汉书·萧望之传》中说,耿寿昌奏设常平仓,宣帝“善之”,而萧望之却“非寿昌”。萧望之为什么反对常平仓制度,《汉书》上并没有记载。但从当时舆论对物价管制措施的批评来看,在包括萧望之在内的反对者眼里,设置常平仓的一大争议就是难以洗刷与民争利的嫌疑。

耿寿昌创设常平仓,皇帝“善之”,而且施行的结果是“民便之”,作为对立的一面,萧望之等人就似乎成了一个笑话。直到唐朝,为《汉书》作注的颜师古在注到萧望之非议常平仓这一节

的时候还不忘顺手批上一句,“此望之不知权道”。

既然充满良法美意,常平仓被沿用顺理成章。然而沿用的效果又如何呢?等到汉元帝即位,发生水灾,“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看来耿寿昌创设常平仓的时间尚不久,这个制度就已经失去了当初的作用,而且并没有因为常平仓而享受粮价均平的好处。汉以后以迄于清,常平仓也未摆脱时行时废的命运。

针对常平仓,吕思勉先生在《秦汉史》中提了一个问题,“常平之政,后世常行之,以理论自无可訾议,然效不如其所期者何也?”吕先生自己提供了两个答案,一是“时愈晚,粮食之交易愈

广,官家之资本,相形而益微,不足以制轻重”,二是“官办之事,有名无实,甚或转以厉民也。”

吕思勉的第一个答案极富洞见,提醒人们必须注意耿寿昌创设常平仓的具体环境。耿寿昌当年之所以成功,与其实施地在“边郡”关系极大。所谓边郡,显然是指交通和商业贸易均不发达的地方,在那里设置常平仓当然容易奏效,如果地方扩大为一国,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和商业贸易均日趋发达,再想设置常平仓来控制物价,是否需要设置一个庞大的机构并注入海量的资本?而这样高昂的制度成本,谁能持久承受?就算第一个问题得到了解决,第二个问题又来了,政府设置常平仓,庞大的机构庞大的组织在官僚主义体系中运转,类似官办事

业的效率又会如何?实践证明,由于政府采购价往往高于市场价格,导致地方富户与官吏勾结,于是出现了奇怪的一幕:物价刚刚平稳的时候,常平仓却在大肆采购。反倒成为推高物价的推手,这样一来,国家采购成本大幅上升,而贪官奸商却能从容渔利。

常平仓的现实不如理论美丽,还有吕思勉先生未提到的第三个答案,即必然产生价格扭曲。经济学上的“价格扭曲”,是指商品的价格既不反应价值也无法真实反应供求关系的一种状态。价格一旦被扭曲,谁还有生产并提高商品质量的兴趣?谁还有不惧风霜雨露辗转贩运的动力?一个社会是否还有发展的活力?……经历过改革开放的中国人,对此当有深刻的体会。

(作者系湖北杂文家)



【经济史谭】

价格一旦被扭曲,谁还有生产并提高商品质量的兴趣?谁还有不惧风霜雨露辗转贩运的动力?